

铁凝《玫瑰门》压抑下的人性表达

文 / 陈昱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女权运动的大范围开展，使得更多女性的思想得以觉醒，为新时期的文明社会建设奠定了根基。而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以来，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传入我国并对广大代表女性知识分子的女作家造成了不小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铁凝萌发了创作《玫瑰门》的年头，并在经历数年的酝酿、准备后，最终创作并出版了这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一、《玫瑰门》概述

《玫瑰门》是由当代作家铁凝创作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一书中塑造了大量经典的人物形象，如司猗纹、宋竹西、苏眉、姑爸、华致远、司老先生、庄绍俭、庄老太爷等，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当代文学史的发展绘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铁凝将《玫瑰门》一书中的女性角色放置在和男性不断周旋的环境与漩涡中，既反映了女性在传统背景下所面临的艰苦与阻碍，也体现了女性在时代发展进程中逐步由身体觉醒到灵魂觉醒再到自我觉醒的艰难经历。《玫瑰门》不仅体现了铁凝在小说叙事模式方面的创新和探索精神，也反映了铁凝对女性心理刻画、艺术说服力等的追求。在以女性为主角的《玫瑰门》中，铁凝不仅通过对司猗纹一家三代女性的经历反映了女性自我觉醒这一时代进步的主题，也通过对多位女性的细腻心理刻画表达了压抑下的人性。只有对作品中压抑下的人性表达进行准确解读和感悟，才可能真正理解《玫瑰门》一书的真正内涵。

二、《玫瑰门》压抑下的人性表达探究

1、非正常的形象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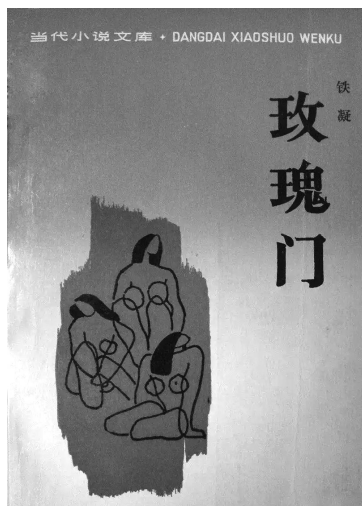
《玫瑰门》一书描绘了大量非正常的形象，也展现了各种非正常的女性关系和两性关系。导致书中人物产生非正常人格的原因较多，如社会习俗、时代大环境、文化水平、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等。准确理解这些非正常的形象和关系，是理解整本书对人性的压抑表达的前提和基础。

(1) 非正常的女性形象。描述非正常的女性形象，是铁凝通过人物形象反映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后呈现出的压抑状态。在《玫瑰门》一书中，非正常的女性形象主要可分

为疯癫以及逃避两类。

在文学作品中，疯癫的形象往往体现了外部环境对人物精神的挤压，也反映了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遭受身体、精神层面折磨所呈现出的非正常状态。在《玫瑰门》中，疯癫的女性形象较多，如司猗纹、姑爸、宋竹西等。她们都经历了来自外部环境的

折磨、痛苦。而在这种折磨与痛苦超过她们的承受极限后，她们往往就会逐步表现出非正常、疯癫的特质。其中司猗纹作为《玫瑰门》一书中历代女性形象中的首要人物，其一生经历了太多艰难和痛苦。司猗纹本有与之同心相向的恋人，但是在家庭的安排下不得不与初恋分道扬镳并和庄绍俭结婚。而庄绍俭由于本就爱着其他人，又对司猗纹婚前失贞一事感到极为愤懑，便在新婚之夜就对司猗纹进行侮辱和折磨。这是司猗纹的性格逐渐变得疯癫的起始点。之后司猗纹又遭受了带孩子去天津投奔庄绍俭被拒、长子病死、夫家长期刁难、夫妻感情破碎缺失、被丈夫传染性病等一系列打击，导致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冲击，尤其是自信和信念逐渐崩溃。而司猗纹出于报复并“强奸”庄老太爷，则标志着原本自信、大方、善良、聪慧、体贴的司猗纹进入疯癫状态，复仇、自我亵渎、自我虐待乃至毁灭成了司猗纹后半生的精神基础。之后司猗纹在疯癫状态下逐渐对权力产生了向往和追逐，并在追逐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不惜放弃亲情乃至对周围人施虐。姑爸则是在新婚当天新郎逃婚后大受打击，开始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进行自我否定，同时也逐渐被社会所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姑爸只能将自身的情感完全倾注于男猫大黄身上。而大黄惨死后，本就精神状态不佳的姑爸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将大黄的尸体连皮带肉吃下来确保大黄的完整性且不会再受到其



他伤害。最终，姑爸成了完全疯癫的异类。而宋竹西由于无法从丈夫处获得性爱或者精神层面的满足，逐渐被悲惨的婚姻影响，并因为生理的失衡产生了心理上的失衡。宋竹西通过打科主任耳光、捉老鼠、让洋拉子蜇伤手臂与胳膊等虐待他人或自虐的方式来宣泄自身的情绪，几乎进入疯癫状态。不过好在宋竹西最终与大旗结婚，在大旗的恋爱与疼惜中有了脱离疯癫状态的可能。除了描写疯癫的女性形象外，铁凝还在《玫瑰门》中描写了逃避的女性形象，而且部分形象兼具疯癫与逃避两大特性。其中姑爸便是兼具疯癫与逃避特性的典型形象，一方面，她的精神状态已经在外界造成的精神压力下开始崩溃，逐渐疯癫；另一方面，她在面对外界压力时习惯性地逃避，以“姑爸”身份自居正是她逃避外界的表现，是她渴望以逃避女性地位的权力去生活的象征。

(2) 非正常的男性形象。《玫瑰门》对非正常男性形象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猥琐和病态两大层面。庄老太爷在经历变故后只能通过接受司猗纹娘家资助的方式过活，这不仅没有激发他的感激之情，反而让他感到蒙羞。然而他又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一边接受资助一边通过写日记的方式宣泄自身的愤恨与仇视。这种情感认知方式以及发泄方式，无疑是鄙陋而苟且的，充分体现了庄老太爷这一人物形象的猥琐。而庄坦则是病态男性形象的代表。庄坦本就有先天生理缺陷，尤其不停打嗝这一点使得他极度缺乏自信心，经常受到外界的压力和非议。而在行房时被惨叫声惊吓后，庄坦的打嗝这一毛病虽然好了，但也出现了阳痿这一问题。这种一种生理问题才解决立马又出现另一种生理问题的情况，使得庄坦的心理显得更加扭曲和病态，也在夫妻关系中对宋竹西进行了各种病态的折磨。

(3) 非正常的女性关系。《玫瑰门》一书中的非正常特性不仅仅体现在人物形象上，还体现在具体的关系之中。作为以大量女性形象为主要角色的小说，《玫瑰门》中自然描绘了大量非正常的女性关系，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母女关系与姐妹关系。在传统的家庭亲情关系结构体系中，母女关系和姐妹关系往往都是被称颂、赞扬的部分。然而在《玫瑰门》中，铁凝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勾勒非正常人物形象的同时描写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非正常母女关系与姐妹关系。其中庄晨作为全书中最漠然的女性形象，其对于女儿苏眉的关心明显不足，通常都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女儿相处。譬如庄晨和女儿一起买烧鸡吃，但她自己吃完了才发现女儿并没有吃，而且她并没有就此询问女儿为什么不吃。这种过于漠然的关系令苏眉感到十分委屈却又无能为力，最终只能和母亲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实际上，庄晨和苏眉之间的漠然关系并非无迹可寻。

在庄晨的母亲司猗纹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她就对儿女们缺少了足够的关系和爱护。庄晨自小在父母陪伴和关心不足的环境中成长，自然产生了漠然的心理和态度，这也导致她与女儿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而在姐妹关系中，铁凝则着重刻画了以争夺主体地位为核心的关系结构。早在苏眉年幼时，她就对母亲庄晨怀有新的小孩而感到恐惧，害怕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受到影响和冲击。苏眉趁母亲熟睡时用力推动母亲的肚子，以为母亲会被推翻，但由于自己过于幼小只是轻轻晃动了以下母亲，并使得母亲手中的“伊万雷帝杀子图”掉落下来。看到这幅画后，苏眉被自己不可告人的可怖欲望吓到，预示着争夺主体地位的姐妹关系在小玮尚未出生时就已经形成。

(4) 非正常的两性关系。在以描写女性逐渐实现自我觉醒为主题的《玫瑰门》中，两性关系自然成了体现书籍主题的重要因素。不管是男性对女性，还是女性对男性，都呈现出非正常的关系状态。其中男性对女性的折磨，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纵观铁凝的小说，其中出现了多次男性身患阳痿的情节，这实际上隐喻了男性由于自卑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怀疑而对女性发泄、折磨的病因，也是男性对女性进行折磨的病态表现。《玫瑰门》中，铁凝描写了以司猗纹为代表的追求权力的女性，这类女性在对待两性关系时会因为追求权力、非正常的疯癫状态而主动压制男性。在男性折磨女性、女性压制男性的非正常良性关系中，女性的心理、精神均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和冲击，这使得她们对男性的信任、依赖、亲和等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最终为女性的自我觉醒奠定基础。

2、精神暴力下挣扎的女性

在《玫瑰门》一书中，众多女性角色遭受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这是导致他们人格异化的主要原因。其中精神暴力对女性的影响最为巨大。在精神暴力的折磨下，不少女性角色都或多或少地遭受了人性畸变、人生厄运，也有人奋起叛逆和抵抗。司猗纹的一生可以说是被精神暴力折磨的一生。自从嫁入庄家后，司猗纹便持续经受着来自丈夫以及庄家人的歧视、排斥，尤其是丈夫在新婚之夜对她侮辱折磨后奔赴烟柳之地，对她的精神造成了巨大打击。之后丈夫庄绍俭丢下自己和女儿前往扬州工作后对自己不闻不问，而自己在儿女长大后带着他们去找寻丈夫却被拒，回程时长子又患病身死。最后丈夫感染性病回来，并将性病传给司猗纹，使得司猗纹在长期的精神暴力中终于来到了忍耐的极限。她已经彻底绝望，同时心理也彻底扭曲，渴望通过报复来寻求内心的平衡。在遭受巨大的精神暴力折磨后，司猗纹通过用



自己鲜活的身躯亵渎庄老太爷、窥探儿子庄坦和儿媳的房事、安排眉眉撞破母亲宋竹西与大旗的私情等方式来报复身边的人，在不断报复的扭曲、变态心理中寻求慰藉。而司猗纹自己也彻底成了一名人性畸变的人，并在之后追求权力的过程中罔顾亲情，从精神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一名施暴者。而姑爸在长期遭受精神暴力后，其虽然也变得异常、疯癫，但她却不敢反抗，只是以类似阿Q的方式进行自我逃避，并在逃避的过程中寻求慰藉。但是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姑爸即便将自身视作男性，妄图通过逃避女性身份这种方式来逃避精神折磨，但却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最终心理极度扭曲，性格变得残忍乖戾，成了精神暴力的牺牲品。不过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精神暴力下，《玫瑰门》依旧塑造了竹西这个具有旺盛生命力、敢于叛逆反抗的女性形象。竹西在遭受来自婆婆司猗纹和丈夫庄坦的精神暴力后，以清高的态度傲然反抗，毅然和大旗结婚，并在发现自己并非真正爱大旗后与之离婚。竹西的敢爱敢恨，反映的是时代发展背景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女性从精神层面觉醒并敢于反抗、寻求自我价值的伟大。苏眉同样是新时代背景下具有强力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苏眉在外婆司猗纹家里受舅妈竹西影响和熏陶，最终奋起反抗外派对自己的精神伤害，勇敢地追逐掌握自己命运的道路。

3、压抑的人性表达

在《玫瑰门》中，大量女性角色受到因为情感、性、社

会环境、政治等方面的，逐渐形成了压抑的人性表达特质。其中司猗纹作为本书的主要角色，作者对其一生经历大量描述，并通过司猗纹的一生展现了一名女性是如何在扭曲的社会环境、家庭关系中逐渐失去自我等的过程，勾勒了司猗纹的扭曲型人格。司猗纹在充满艰苦和精神暴力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灾难，但她自己也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逐渐扭曲，从一名精神暴力的受害者变为了施暴者。而姑爸作为全书中典型的悲剧角色，其在对待外界不公以及精神暴力时选择了逃避，最终成了兼具疯癫与逃避性质的角色。在最压抑的年代，姑爸通过结束自己生命这种方式彻底逃离开了一切的精神暴力，但却并不能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思想觉醒、自我觉醒提供依据。而竹西在面对压迫、折磨与精神暴力时，选择了和姑爸截然方式的方式，通过情欲表达来为自身的思想解放提供可能，在回归天性的过程中勇敢地抵抗精神暴力。而苏眉作为从小受到外婆司猗纹精神暴力并在舅妈竹西带领下形成反抗意识的角色，她做出了更具探索性的选择，旨在通过自身的不断成长实现自我觉醒，在追求生命希望与人性美好的过程中成长为新时代的优秀女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玫瑰门》作为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作品，其有着巨大的研究、解读价值。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正是文学作品本身存在的关键价值。在对《玫瑰门》压抑下的人性表达进行研究后，能够从其中各女性形象的经历、遭遇中窥见时代发展与进步的特性，也能对复杂的人性有更为深切的认知和把握。

【参考文献】

- [1] 王 琨. 论《玫瑰门》女性形象的符号意义[J]. 小说评论, 2017(06):35-41.
- [2] 曾 辉. 压抑下的人性表达——从《玫瑰门》看玫瑰们[J]. 青年文学家, 2017(18):18-19+21.
- [3] 刘 岩. 关于《玫瑰门》的研究与反思[J]. 青春岁月, 2017(11):12-13.
- [4] 崔金巧. 女性主体话语生成的现代性诉求——对铁凝小说《玫瑰门》的文本解读[J]. 运城学院学报, 2016, 000(005):32-36.
- [5] 梁珊珊. 顺从姿态下初绽的女性之花——分析凯特·肖邦《一小时之间》和铁凝《玫瑰门》[J]. 新西部(中旬刊), 2022(10):24.

【作者简介】

陈昱伶(1981—)，女，汉族，贵州贵阳人，本科学历，职称：副教授，单位：贵州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